

冬之旅

每次造訪苗栗苑裡鎮與陳弘典聊天，通常我們會先喝現磨現煮的濃黑咖啡，再喝鹿谷的冷凍茶。黑咖啡一定會煮到三人份，陳弘典嗜喝，通常他一人就會喝上兩杯。聊完天之後就會徹夜聽音樂；從聽古典音樂轉變成爵士樂，那陣子時常先聽約翰·柯川的薩克斯風演奏，然後再播放邁爾·戴維士的小號。

要說出我開始拍攝的第一張作品，就得特別把陳弘典提出來說。他大了我3歲，是一個無話不說，亦師亦友的父執輩的人物，卻意外於2001年在加拿大因病過世，跟他的父親一樣，都是享年51歲！

1996年底，我初次看到陳弘典拿出他父親遺留的那部老Zion相機拍照，他拍黑白照片，於是我也跟著這樣玩。當時，壓根兒沒思考過彩色或黑白照片的差別。我的第一捲底片是拍攝住家旁邊的中興大學，陳弘典看到照片時所說的第一句話，至今令我印象深刻，他說：「好像Pioneer音響的聲音！」

那時我雖然經營音響工作室，但無法立刻理解意思，不過我猜想應該是光圈、快門對焦都沒問題，但就是不知道在拍些什麼吧？

1997年的農曆年前，我特地繞道新中橫公路從台中回嘉義老家過年，我很喜歡冬天時分在蜿蜒山路上開車，打開窗戶慢慢體會冬日特有的蕭瑟感。那天是陰天，找不到漂亮的光影，但想按快門的想法卻非常強烈。

在阿里山青年活動中心前方的鐵軌旁看山景，煙霧有點瀾漫，山景並不特別漂亮，是灰灰的色彩，為了想按快門，於是從車上拿出相機拍了幾張。

在拿到這捲底片的印樣後，當場就注意到這幅黑白分明的照片，再請店家放大成10x20吋的作品。拿作品的當時，這位放相的人問我為什麼不將光圈再縮小一點，讓前面的景深再清楚一點？那時候的我並沒辦法完全體會到，前面清楚一點或模糊一點對攝影作品呈現出來的影響性，直到好幾年後，我自己才確定還是喜歡一點點模糊的感覺。

這張照片一拿到苑裡，連陳弘典都點頭稱讚，這可是他第一次對我的照片表達肯定之意。十年後，張照堂老師為我挑選作品

編輯，沒想到我剛開始拍第三捲底片中的這幅作品也被挑選上，這可是十年前按下快門那時的我所無法想像的。

古典音樂分為幾個時期，從文藝復興，巴洛克時期，古典時期到浪漫時期，最後才進入現代樂派；有一首音樂被標示為古典時期轉變為浪漫時期重要的分野，那是作曲家舒伯特根據德國詩人穆勒的詩所譜寫的〈冬之旅〉。因為陳弘典當時的讚美，讓我想去了解拍攝這張作品是運氣好還是自己心裡真有想法？為了尋找答案，我只有不斷的拍攝……。沒想到，竟然意外成為我從音響工作轉到攝影的轉捩點，所以一開始我便標示這張作品為〈冬之旅〉，它是我少數下標題的作品之一。

〈冬之旅〉也是陳弘典所寫的詩，描述著早年他那位口嚼檳榔卻嗜聽古典音樂的醫生父親，一位老人孤單的身影獨自聽著舒伯特的〈冬之旅〉，那情景，彷彿也如黑白照片一般，再一次顯影了另一位年輕人懵懂，孤單又青澀的時期……。

冬之旅——苑裡舊事

我一直想走到那寂寞的世界

四面光明，一處黑暗

四面黑暗，一處光明

在那個地方，思想與存在
獨自一人

三十年前的冬夜

我面對一個寂寞的老人

一邊烤火，一邊聽舒伯特的冬之旅

牆壁上映照著微駝的身影

在黑暗的房子裡，燭光搖曳

隨著鋼琴節奏，慢慢搖椅

他陷入〈晚安曲〉的回憶裡

述說著一生的際遇

有些悽愴，有些美麗

可是，我卻無法走進他寂寞的世界裡

每次回到古老的家鄉

總是找這張唱片播放

一樣的燭光

一樣的晚安曲

一樣的搖椅

聆聽費雪狄斯考的歌聲

懷念旅去的老人

獨自嘆息











